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二七・史部・雜史類

名山藏一百零九卷(卷六十四至卷一百零九) (明)何喬遠撰

2734/07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廖莊 鍾同 章綸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弱冠舉鄉試宣德中以進士選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多所建白楊士奇家人不律莊抗論之或曰楊公公鄉先輩不爲地耶曰正以此事楊公莊性剛氣激顧表裏易直喜賓客交遊既爲給事或勸稍謝去莊曰門市心水又何避絕正統中擢大理寺左丞尋陞南大理少卿景泰五年上疏請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一

朝謁太上加恩沂王大意謂臣入仕十餘年開見陛下向在邸邸太上臨朝冊封今群臣歲時謁賀恩禮隆洽今深居南內陛下起居大見疎曠非所以慰天心教天下又太上子陛下猶子宜使親近儒臣輔成德器以端國本以繫人心景帝繇是惡之居一年以母喪赴京關給勘合既朝見帝大怒卽陞前杖之八十謫定羌驛丞時章綸鍾同亦以請立沂王繫錦示獄至是封六挺選六卒就獄并杖之同竟死英宗復辟召還爲大理左少卿再陞南禮部右侍郎尋調刑部憲宗元年御史奏莊自處不嚴法律生疎上以莊

在景泰開大節可取特轉爲北刑部右侍郎踰年卒贈尚書諡恭敏莊卒後鬻房償斂費時過不能售鄉舊仕朝者哀而佐之乃得歸喪

鍾同字世京永豐人父復翰林修撰文學氣節推重時輩與劉球善球上疏時復居母喪恨不與名同雅聞庭訓過廬陵忠節祠歸銘座右曰生不登第死不此祠丈夫乎哉既舉進士授御史景帝五年以災異求言上言此者定州新樂縣擒賊二人屬臣問訊皆云也先使來覘中原視形勢要害處也先帳下多有南人我之虛實彼備知之臣聞此言深爲寒心在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朝大臣恬不介意昔秦代趙諸侯自若獨子順諫燕王曰燕雀乳堂子母煦煦相得竈突炎上燕雀不知禍及而顏不變當是之時皆以子順爲狂燕敗子順言中今在朝大臣有不變之顏矣臣茲言之不狂則謬臣草茅時聞內豎構惡戕戮劉球諫臣自是鉗口太上北征未見有人明目出諍臣見諸臣之爲燕雀也皇上赫然中興誅強梁旌忠直親六師禦敵于郊達賊喪氣倭有北還蓋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皇上有堯舜之仁湯武之智周文之小心鞭撻四夷致太平無難者奈何達賊甫退瘡痍未復侈心遽生

願自今無徇貨色無甘遊戲親庶政以摠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專彈劾去無益之賞罷冗雜之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養軍鑒前車慎後軌親率群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太宗之十漸即改然後延攬英雄講明方略則天意可回中國可安而達賊可徐圖之矣昔者韓信起於餓夫樊噲出於屠犬張良著於亡命古今英雄何常之有唯其上有漢高用之下有蕭何輩薦之是以能佐命興基昭休流景今皇上求才如渴大臣排抑尤甚雖選將之命屢下中朝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所舉皆膏粱厚祿親戚朋舊屈抑在下者殊難自通卽如曩命將帥人言方略經旬踰時殊不陳奏柳溥石亨有言又不過侈庸儒之談乏經久之慮平時如此有急胡濟臣誠念醜虜陸梁朝臣欺誑延攬講明具失其道涕泗噬臍歎息撫膺臣父復昔任翰林臣今同職言路兩臣受恩寧忍緘默帝覽奏命禮部集議竟寢帝廢憲宗爲沂王自立其子爲太子而頃之所立太子薨同見章綸泣下曰上不復立沂王者吾死諍之禮部大臣若胡濙輩聞之咋舌相戒同疏列十餘條其一專論沂王事帝方求言未有以罪也會

綸疏繼上帝大怒日暝門隙出旨卽時捕獄明日加訊無所謂又明日大榜掠辭連同卽逮同苛拷迫令服通南內同不服用炮烙刑又不服是日大風雨黃沙日燭地皆黃踰年帝陞杖廖莊復卽獄中杖同逾六日死屍棄獄中英宗復位國子生葉華朱圭言同贈大理寺左丞錄子啓國子生詔書褒美大理丞高明爲啓索屍棺斂之得給驛歸尋授啓咸寧令成化中復錄其仲子越給同妻月米賜諡恭敏祀忠節祠如始期矣方同上疏時馬過溝伏不起同輓轡曰吾不畏死爾則奚懼後三日馬死廐中旣歸葬烏鵲巢行口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宰木產白雛者四

章綸初名崙字大經樂清人也其先閩人吳姓或云父文寶聘於金未娶也而先納妻包氏姪綸文寶病且死金堅請於父母住文寶家一見氣絕金撫綸教誨之綸自少嗜學截竹繼晷晝夜誦讀正統四年舉進士方有室授南禮部主客主事景泰初爲儀制郎中質直坦易以已任天下自號慙夫嘗陳太平十六策反覆萬言竝切時政懷獻太子薨鍾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禮部大臣莫敢言綸疏脩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言昔伊尹告太甲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邦家終四海孟軻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誠以孝弟者百行

之本萬善之源天子所以德教加百姓刑四海者也
大舜底豫周文日三漢高五日一朝文帝目不交睫
衣不解帶是天子之孝也唐玄宗長枕大被兄弟共
寢或五幄更處或花萼同樓是天子之友也臣惟太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子之父也與陛下合
本共根是同氣之兄也陛下身受冊封是上皇臣子
也上皇虜廷遠書傳位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遙
尊爲太上皇帝是天下至尊也幸而奉引還宮是陛
下與天下至願至望也汪皇后正位中宮孝敬勤儉
聞中外矣陛下冊世子母杭氏爲皇后固謂母以子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貴不意世子則薨逝矣臣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
是復中宮之象天意欲陛下厚關雎之終正夫婦之
倫也臣望陛下退朝之暇尊奉上聖皇太后太后兩
宮脩問安視膳禮朔望節旦親詣南宮率群臣朝見
以展天顯之愛以極恭厥之道而又念母儀不可久
虛復正汪皇后之位推念上皇傳位之意仍立沂王
爲太子則親愛全備堯舜可師六宮儀範不期而正
出震繼體不期而毓帝大怒下綸詔獄炮烙煅煉連
五日迫引大臣及通南城狀竟不承以鍾同先上言
并逮欲殺之會風霾大作得少閒居一年廖莊自南

來帝怒其先請陞杖之并封梃杖同綸如莊數同死
綸錮禁綸將上疏時慮憂其母金氏聞之曰吾平日
數汝何爲汝能死讓吾難爲官終不恨也至
是得英宗復辟首釋綸求綸疏不得內臣有能舉其
辭者擊節歎賞曰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卽日擢
禮部右侍郎襄憲王來朝爲王稱之方有意用綸會
與石亨楊善不合爲所短遂改南京面諭賜金幣尋
改南吏部上大漸詔嗣君婚禮無過百日綸言山陵
尚新元朔未改釋服公除雖有常制諒陰大婚情禮
則殊乞勅禮部舉行來春成化四年南京當考察綸
與右僉都御史高明同事欲就年齒區別衰壯而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於年六十以上者無賢否繫罷黜餘則容留太恕又
所屬御史並無黜者生是不協退而兩有改易猜忿
互生時吏科給事中王讓妄自尊倨考察時欲與公
卿列坐諸公不許遂率諸僚不赴奏疏亦不同署上
見疑之綸因言故讓等與御史劾綸子玄應冒籍應
舉兵馬瑛貪人也綸妄薦爲治中及諸細碎事於是
綸明並乞致仕上使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體勘
俱置不問慰留之其明年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禮
部左侍郎十二年請老卒賜祭葬贈尚書諡恭毅官
一子玄應祓王讓劾論退還爲邑諸生其後登科第

仕廣東布政使有父風先是綸同下獄時兵部進士楊集奏記于謙曰奸人黃珣進說易儲本爲脫死計公國家柱石倘鍾章二公死杖下奈清議何謙持示王文文曰書生昧朝體乃有膽氣當進以一級出之知安州集字浩然常熟人

郎曰明初承平之治至宣德正統而極大小臣工莫不將順頌美憂治危明乃得李時勉劉球二人景泰之李廖莊三人開口奮臆不有其身其所持論皆宗社大體要矣

邢讓 劉鉉

名口裁

卷之

臣林記 二

那讓字遜之襄陵人以進士授翰林簡討李實使虜與虜使偕來言虜已和欲送車駕歸群臣請遣實復往景帝難之第令付虜勅言意而已文武大臣固請帝曰楊善已行待其歸讓上書曰陛下所不遣使迎復者豈非以虜不足信歟審以虜不足信則前者不必講和矣我所以和爲迎上皇也不迎而和將安圖哉天下事成敗勢也常爲理也虜不足信勢不可知陛下迎復理則當爲陛下上皇君也兄也陛下從群臣請仍遣李實往迎駕之歸否未可知而陛下愛君篤兄心已著於天下矣兵家之曲老直壯上皇不

迎彼藉爲辭假大義而入寇臣不敢謂我直也彼許我迎顧復無實曲乃在彼厲兵秣馬以興問罪我則壯矣陛下若以虜使既行事難再舉請急追還遣實同之追而不及使實自行虜人聞之且曰中朝迎復信矣所重遣使或者遲迴觀我誠否則上皇迎歸固可期也疏入得旨上皇朕兄豈有不迎虜情叵測彼以急來我以遲去蓋欲延緩牽制而察其情文武群臣日言之矣朕所不報其意如此讓以天順八年居父喪因脩實錄奪情召起爲修撰成化二年超陞國子監祭酒五年陞禮部左侍郎國子監故有師生會饌錢輪者常後師生出監則皆委之去監中貯爲公用相沿已久讓取以作新學舍創立勅諭學規學志碑刻之費不復文移有司又不籍記代讓者陳鑑亦不綜察遂爲典簿王允所私戶科給事中丘弘等嘗言之會掌助教者簡討葉時以許奏允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不許讓鑑各上奏中辯言官交章論劾遂逮讓鑑及司業張業刑部坐讓監守自盜讓自獄中奏學士萬安李泰與已有隙故倡此言而丘弘承風奏劾又日宣其事以危言恐動刑部使傳致臣上命會官雜治讓等不更命御史覆按有從中持者竟

名口裁

卷之

臣林記 八

免死贖爲民國子生盧楷奮曰邢公整厲學校不私一錢爲衆所誣吾當抹之或曰無益及罪何楷曰師生父子也父溺子可無號呼與生徒楊守陞率百餘人詣闕請代下法司議竟寢讓外樸內明敏於撰著然不能容物意有軒輊輒見詞色爲祭酒銳意師道懲絕告謁人以是譽之而亦以是軋之歸數月卒楷東陽人擢浙江鄉試第一早卒文章色理滋茂論者譬之青黃應節農人操鎌疾割隨手委地彌望無際而守陞後至大官陳鑑字輝熙長洲人父以事發戍兼通儒書正統十三年舉進士及第爲人辨博雅有時譽而好談論喜陰計張崇安福人質厚有諸諸
生多從講解饒錢事發鑑在官不久所
有方面集所生在官前時論竟之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彌月而孤未冠授徒里中割股養母永樂中以善書徵入翰林筆法溫媚推重一時而博極群籍用心於內同官王汝玉輩詞翰若宿構鉉淹時始就然沉深切至其於經國匡導爲多久之中京閣鄉試授中書舍人正統中豫脩宣廟實錄進侍講再進學士開說簡質爲英廟所嘉景帝稱攝諸司勸進鉉獨不署名同郡人楊翥以故邸府長中入主鉉家帝數召見翥內殿翥還薦以及呂亦於帝授翥札中一某曰識之久不問也醫盛一大者

爲中官治病中官竊問叔大何許人知其縣因曰君縣中有劉先生寧識之乎曰劉鉉學士耶樸人也中官曰上知之且用之矣叔大告鉉還邀與往見鉉曰上奚知我知我必自楊長史主我而雕刻我哉楊長史字仲舉吳人從軍武昌爲鄉塾師楊士奇深賞之
諸讓學士奇更教他塾作穀不及舊塾之半士奇貴薦翥於朝景帝在邸時爲官察以醇謹見重及即位寵眷甚厚人謂樸可侯翥躬奉身還吳北房款塞詰闕表賀因手疏乞時朝太上旨僅進位尚書仍乞致仕年八十餘乃卒子濟方八歲入朝景皇帝引入宮賜餅餌授吳縣簿天順初追理一時柄臣竊獨以樸退免追制吳人言翥仁厚絕俗方爲尚書歸絳一棹輕舟後之家人不能平翥曰雨少晴多政復何害鄭父老生子翥當一驅恐鳴驚兒遂驚之從步終身于懷金入市金爲景帝易儲有端禮部兩侍郎人獲歸以告帝問也
名曰義
卷之
臣林記
十
缺中官出翥疏帝命傳示內閣江淵謂鉉才力不足辦此等事請用編修薩琦鉉聞曰此知我者既易儲鉉已爲國子祭酒此時諸司皆賀司業言鉉亦合上表鉉曰不能諫又賀耶英宗復辟閱易儲時國子監無賀表問徐有貞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上召見文華殿曰卿可遂傳東宮擢少詹事一日忽不至曰死矣上歎惜久之成化二年贈禮部左侍郎賜諡文恭鉉不好名稱與人雖造次未嘗不厚若同官子弟見焉拜起必令如禮而邸所乏及問遺其孤無不至人咸謂之長者至有所發使人不寒而慄子

舉進士奉使行時鉉閱其衣篋比還篋如故殊喜
翰官副使能仇鉉法於家鉉從孫有名鳳者仕御史
以好學聞

郎曰邢讓銳志官下弓滿而撥劉鉉粥然甘處亡能
之地至夫必伸迎復之請不與居攝易儲之疏其趨
同矣

周叙 劉儼

周叙字功叙吉水人其先祖世父伯寬者仕宋直寶
謨閣疏斥賈似道曾祖以立元鰲溪山長上書請脩
宋遼金三史推宋爲正統父岐漢府紀善作寶賢堂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二

箴以諫漢王漢及召入爲職方員外叙永樂中進士
入翰林爲庶吉士被命作鸚鵡賦大見稱賞未幾陞
編修以母病乞歸省仁宗嘉其孝賜傳以行正統初
爲侍讀上言時政言比者天旱皇上躬自引咎命群
臣齋沐禱祠三日而雨然禾稼未大沾溉生民未盡
滿望皇上惓惓是念臣下所當欽承德意思陳闕政
以消譴助理乃共致憂勤効忠補過之疏未聞告老
陳情自乞留用之章繼進掌銓選者詎詢不審資格
徒拘司國計者農桑生殖不加勤而賦稅科征日見
益軍士困於造作刑罰失其中正風憲之激揚之公

言官惟緘默之尚至若僧道之流無益政教多至數
萬額溢十倍徭役乏人戶口滋耗蠹政傷和莫此爲
甚又近年畿甸山東諸府流民衆多推原其故皆繇
守令不加矜卹或窘衣食或迫征徭竊謂守令寄撫
宇風憲司耳目風憲得人守令自職尤宜精選方可
望治上示叙章諸大臣吏部尚書王直等引罪自訟
正統末爲南京侍講學士請刪脩宋史以畢先志許
之車駕陷虜叙發憤疏言八事請郕王臥薪嘗膽如
越報吳郕王卽位爲皇帝疏言安邦謹始八事復上
中興太平十四事景帝批荅褒美叙敦尚氣節剛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三

自持與人爲善匡益規正王直故叙同郡先達叙寓
直書曰伏惟太保冢宰大人先生閣下惟吾吉自宋
及今人才輩出重于世道光于鄉邦者九賢也繇茲
以降非無其人俊偉光明卓無瑕類殆亦鮮焉永樂
宣德間叙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可以當之迹其舉
措究其底衷士大夫公論不能掩也竊計堂堂名郡
際今聖朝豈無復有歐陽子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
文信公其人者出爲之徘徊歎息翹佇思慕乃今見
大人先生伏惟先生處屯之際翼戴今皇輔大濟艱
其時其任視諸前輩又甚難者竊謂膺天下之重任

當心天下之大憂以成天下之大計而其要無他在用君子遠小人而已用君子遠小人之道又當審幾而斷之思昔三楊輔政其時固一幾也惟是二三君子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乃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保身其實誤國以致閣宦弄權有今者主上蒙塵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又一幾也宜相與講內外防微之政遠鑒前車以建永謀毋徒曰有某在在某在而不敢自專者書曰慎終于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失今不圖悔恐噬臍朝廷大事殊無所濟且使歐陽子周平園得擅美於前即欲効張留侯之從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赤松子裴晉公之營綠野堂不足貴已叙一介書生蒙朝廷之恩先生之惠官至學士榮矣叨居南京秩法務簡無一毫求進之心惟恃昔遊門牆兼辱教愛故不得不有言前此固未嘗敢一奉聞也叙之直亮如此叙脩宋史與上元人陶元素聚首撰述未就而卒元素守道甘貧舉進士棄官不仕時論高之

劉儼字宣化吉水人自幼端介不凡雖治舉業必探底裏年二十餘領永樂閒鄉薦下第歸家潛心又二十餘年乃慨然有志魁天下正統壬戌果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以古文名景泰七年進太常少卿兼

侍讀尋與編脩黃諫主考順天鄉試大學士陳循王文有子入試並私屬儼儼不爲地則大恨既放榜文上奏洪武閒殿試不公考試官悉下究問復有再考之例是以人知敬懼科目得人近歲考官至有受賄鬻題入院醃豬肉餞牲口酣飲高臥殊不閱卷至揭曉將及美惡不分去取任意今歲順天顛倒尤甚臣有子倫入試誦文於臣臣擬爲前茅開榜落名驗場卷惟同考姚富有三篇批詞主考劉儼黃諫略無斷駁至所取文劣臣子者絕多乞依國初例命翰林院官同科道官將取中舉人及臣子試文從公校覆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古

子若勝請聽奏請定奪仍治儼等奸嬾之罪循亦奏科舉取士國家大典當太祖之世考官劉三吾等會試貢士試題有譏諷朝廷及克惡字并考試不公者御史劾奏治以重罪別命覆考當太宗之世考官鄒緝等會試貢士試題有孟子節文及尚書洪範九疇偏經論題御史劾奏亦罪緝等別命覆考今歲順天鄉試小錄累有克惡犯諱字易題故犯章皇帝御諱策論二題皆屬偏經士習他經者多不能理會今續脩通鑑綱目會脩寰宇通志皆未成書殊未頒降亦以此出策所答又多克惡犯諱字非所以刊示四方

臣兼閱儼兩目昏花臨文多眊先送者苟足數後至者盡棄不省以致士子負屈甚多臣子瑛亦在其列乞勅多官公正有文學者取中式黜落文字再加比較以定去取有旨並令禮部會翰林科道覆較大學士高穀歎曰大臣子與寒畯并進且不可又況不安於用欲殺考官乎時方病告強起朝參朝退請得門上奏事因面奏儼諫考試皆公循文不宜私子帝重違二人意穀乃與禮部較閱覆奏取中文字比之倫瑛差等互殊第驗中式舉人挺硃墨二卷批語筆跡兩有訾疵帝許倫瑛爲舉人下挺井本經考官獄

名山藏 卷之五 臣林記 十五

始有儼不治於是六科給事中張寧等劾陳循王文職居輔導任重經綸所宜遠嫌薦士爲國家持正誼引大體乃以父子私情煩瀆聖聰臣聞宋范質爲相從子昇求遷作詩戒之韓億爲相子維舉進士以父任執政不就廷試方之循文父子高下可知沈文通登進士第一爲京第二厥後用貴胄寒畯進馮退沈方今舉錯得失又可知順天應試士子歲千八百有奇中式者纔百三十五人既云考試未精稱屈當衆濫進之風何如可啓循等乖恃久彰人心共怒伏望逮問如律用懲玩欺不則賜歸田里別選正臣以若

清華密勿之地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上是科道官言第以大臣宥置不問而高穀以面奏門上深爲循文所銜亦乞罷職上慰留焉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坐詭籍斥還本學時人爲之語曰解有名還學生榜無氏便貢士明年英宗復辟循文得罪倫瑛謫戍命儼署翰林院事有寵用之漸竟卒贈禮部侍郎下儒臣定謚學士劉定之議曰士君子名著有日也著焉則勿怠而勤其業事任有時也任焉則勿循而執其正有若劉儼年踰弱冠名領鄉書晦迹林麓研究經籍逾壯越強徐起而魁天下入金門履玉堂追躡古作參述國章惟日孜孜靡有怠體豈非著名而勤業者耶筆削前人之淑慝升黜時材之良窳明目張膽抗論正辭神明質而不回貴勢壓而不挫豈非任事而執正者耶業勤所以廣才正執可以立德謹按謚法勤學好問曰文執一不遷曰介請謚曰文介僉曰然遂以聞儼天性至孝居喪致毀族人數千指貧窘者爲喪葬婚娶寡弱扶持之傲宋范仲淹立義田先祠之左鄉有貧悉燹其券立朝侃侃交必正人爲邪者面折不少借直聲大振士大夫閒倫後改名宗彝仕至禮部尚書而爲人奢縱附王直以起

名山藏 卷之五 臣林記 十六

郎曰周叙劉儼居翰林無赫赫表著之績心行確然君子也

徐有貞

徐有貞字元玉初名程以庶吉士授翰林編修爲人短小夔傑有志當世討究世務無不涉穿有貞入京師從都御史吳諒游見其論說與人各起奇之薦之祭酒胡儼以其短小易爲方謝病伏枕試有貞詩既成儼然驚起繞床行誦曰君鼎鉉器也遂爲忘年交既以進士授庶吉士宣宗試其文第一以爲翰林編修因大肆力綜討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略之事人問公職翰苑惡用是爲有貞曰此何非吾用異日者國家使我我正統閒再遷侍講時天下久安有貞獨慮虜上備虜疏數千言英宗北征觀天象曰上行必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景帝監國倡南遷有貞議訕然物論謂有貞才也是時出文臣十五人屯守中原要害有貞勅鎮河南彰德得便宜行事河南民聞虜驚竄山谷有貞馳招之從以才吏四人使相告報則皆出因下教集兵兵徒至者多太行群盜有貞什伍之不尺籍曰事寧聽若等之所之皆喜自效虜退召還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非其好也遺玉帶陳循循喜薦之帝帝曰徐珵耶謬計南遷也循曰君無仍舊名上幾不聽君於是改曰有貞先是河決山東之沙灣遣使者築夾隄六年不治自請行以左僉都御史往至則散遣治河

卒自行河相度明於心乃上言禹之行水水之道也宜首疏其勢勢平治決決止濬淤爲法繼之因作柴扉隨行先後渠則異流同歸扉乃上下櫛比河流旁出不順者堰之捷以水門捍以長堤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鍵以鐵合土木火金而平水性三年而報功成始有貞塞決決隙益深曰此其下當有龍穴有高僧焉叩問之曰惟聖人能無欲有貞悟曰神龍欲矣龍所欲珠大鎔金鐵沸下之龍一夕徙決塞有貞治河役五萬餘人用官糧五萬爲日五百五十有五而已遂陞副都御史還朝景帝彌留廷心乖異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貞與武清侯石亨雅相善也亨欲與都督張軌張輓太監曹吉祥等謀請太上復辟閣武不識經權未知所出夜謀有貞有貞升屋步乾象曰可也相與歃血盟酒入訣其家曰事成耶人不成鬼矣陰使亨等內兵三千昇太上南宮太上暗中問爲誰具官對太上曰邇屬車旣朝顧問卿爲之乎卽日命兼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事于謙誅陞兵部尚書兼職視事如故當是時武清侯進封忠國公矣有貞謂曰願冠側注以從兄後忠國公入言亡何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仍供職文淵閣賜勲號散官及章服玉帶封三代

如爵有貞益自喜當給誥券而自爲之辭共辭曰朕惟褒有功顯有德國家首典天下大經也若夫定策以安宗社代言而贊皇猷自古爲難於斯乃兼咨爾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徐有貞資弘毅而秉忠純貫天人而通今古簡自先朝貽于朕用史館秉春秋之筆經筵陳仁義之言作鎮北州勤王展略治河東郡績禹成功叙長憲臺總司風紀廼者奸臣謀變社稷幾危賴爾忠誠遂擁朕躬以復天位乃自中丞進兼司馬采展論思弘資謀猷夫既委膺屬心是宜酬勲胙土爰錫西周之世封用承東海之宗祏特封爾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子孫世襲錦衣指揮使仍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雜犯死罪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仍命爾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於戲中外宣力朕用爾功左右納忠爾輔朕德居黃閣而兼典戎機禁中頗牧直紫宸而彌綸國體王室甫申匹休前人馳榮來齋欽哉上時時念有貞日數召見往往及席佇俟或命不時自赴有貞益自喜盡言所欲言學士李賢亦從旁相資上施行若流上命御用監作條歷紗以賜它日行監中歷紗就上問且賜誰對曰

曹欽上曰徐有貞窮秀才先與之欽者曹吉祥嗣子歷紗者細窄玉帶也石亨與吉祥自詡迎立求請無虛日上心厭之有貞既從亨求得伯則數諫裁縮亨吉祥禁止其私謂始吉祥欲與國政自歎不通文墨心歸有貞時時力贊上聽任內閣外與亨不相下至是始怨有貞與亨比會亨吉祥侵奪民田御史楊瑄以奏上問賢有貞瑄疏是否皆贊瑄是上批旨亨吉祥饒罪御史瑄敢言吏部記之亨吉祥言記瑄何意上忘我曹邪瑄劾章固徐使旨徐筆因與諸閣哭訴皇太后曰奴奪門時出萬死一生有貞今殺奴矣數作謗上前或險詞觸上上所屏語輒令小監竊竊聽還白上某日某事某語云寧有之乎上曰安得知左右對有貞告外上驚我語獨有貞聞當真是其發耶左右對何寧茲上前後語有貞無所不揚播上自是稍衰亨吉祥益合讒之而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復共謀劾亨爲亨所知先入譖上怒並下十三御史獄究主使錦衣承風謂右都御史耿九疇右副都御史羅綺實諷之上又下九疇綺獄亨入見益言賢有貞乞解兵柄求上哀憐錦衣上獄復謂實賢有貞主九疇綺上卽命六科十三道劾有貞賢專權威福排斥勲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舊遂並下獄是時雷雹大作怪風拔木承天門東吻牌摧毀飛出郊外吉祥家大木折水雹尤甚上感悟降有貞廣東右叅政燬其誥命鐵券停造而亨吉祥未已也吏科給事中李秉彝者久以憂去家矣亨吉祥偽爲秉彝章假貌似者入奏極言亨吉祥欺罔有訕上語接奏之暨怪其牘長詰之不答取視其牙牌識其官明日上省奏召秉彝已亡去校尉無所出安執一人以質接奏暨曰非是昨者肥而髯吳人張廷瑞客都下肥而髯執入拷掠亡狀有馬士權者泰州人故宦家子讓官與弟教授京師學士先生多從之游有貞尤與善亨吉祥言士權者有貞最密布衣當是其主謀有貞有所親信某官某吏當是爲執筆書是時有貞既行上復使追捕之及德州并執士權等以入政入禁風還作捕者決什地上召指揮門達承口旨領趨出就門下痛杖之數十前引一門復痛杖之因與三法司雜治士權既受苛考仰問曰今欲囚何承耶曰徐有貞與汝等謀誑朝廷欲作逆耳爾顯計某執筆某書士權大呼曰徐有貞以非常之功蒙皇帝非常之遇自謂魚水投契意欲獨任國家事立使吾君爲堯舜之君如是者失太驟豈有它哉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獄不成者半月亨吉祥等乃言有貞所封武功伯奏詞出自手雜它制誥中進上不詳省得給授禹帝王也何得云續自擇封邑曰武功武功曹操所始封上出示三法司會議刑部左侍郎劉廣衡等覆奏有貞險邪曲士陋鄙庸夫叨蒙聖恩忠不報德詐爲制文竊弄國柄等功神禹擬跡仲尼武略無能復誇頗收謀猷不著謬任甫申自居謨謀敢擬定策天人今古妄以自尊弘毅忠純言而不作市朝可肆法紀斯存上曰有貞罪不容誅念在赦前其押發雲南爲民金齒有貞出獄拊士權背公義士也他日一女相託至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太后亦言上上諭李賢曰徐有貞才學難得彼時爲亨軌所陷有何大罪其釋還田里天順四年也有貞質雖短小目光爛爛聲若金石談辨無窮與客語常達旦自視皦然鄙夫麤人蔑棄弗少留臘故方顯遽斥其爲相封伯蓋三月耳而士流莫歸毀譽參半既歸金齒縱浪湖山妓樂歌嘯孤步遐逝有冲昇之想焉上行召之亡何官車晏駕矣初有貞奉斗甚虔下獄時引鏡自鑑曰吾定不免因默拱誦斗母呪數日曰免矣天順末一日語客近觀天文曹吉祥且敗其禍乃不但所中我者既從金齒歸而士權時往候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出物相贈而已絕不言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所以白有貞又上捕僞章時逮秉彝至問誰相惡秉彝言刑部主事傑等七人上並今拷掠不伏俱坐妄議朝政調之遠方而秉彝竟斃于刑下

郎曰有貞藉二豎立功既被知眷欲守正自異身爲伊周何其壯哉得意失意在反覆閒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爭能禹矣

李賢 岳正 楊瑄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李於鄧爲義門宋時有兄弟四十八人同居者賢宣德中自河南解元舉進士奉命

察蝗河津得交薛瑄留心性學英宗正統元年疏言帝王赤子黎民禽獸夷狄未有奪赤子食養禽獸者切見鞭虜降人朝廷授以官職足其祿俸處者不去來者不絕今其人不下萬餘較畿民三之一月支俸米亦較朝官三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且倍蓰以有限資無窮欲百姓富倉廩實不可得也近者荒旱連年五穀不登天下米粟歲入數百萬軍民涉寒暑冒風霜然後一夫得以數斛至京師中途衣食不贍至難救死有司曾莫省恤督責益嚴奪赤子奉禽獸又困餽運之卒而驅其力仁人君子寧不痛心夫夷狄人面獸心荒忽無常來降不絕非誠悅服慕中國利也彼其在胡未有不種而食自致而衣者今在中國則不勞而坐享之是故其來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而愈來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前代五胡之鑒殆有甚焉近者邊塵數驚臣私常恐懼不能安寢乞勅兵部漸次調除韃官於天下都司衛所減殺其俸祿實所以分彼勢而銷未萌議者難之已已之變韃官潛謀應虜賢言始驗頃之授吏部驗封主事有旨令文官誥勅九年乃給賢言誥勅之典人主所以摩厲臣下故事居官無過方許請給稍有私罪輒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追奪是以其未得也兢兢畏慎其既得也斤斤保守九年之中人事不齊或有未滿遷去或有身故親老人見榮難必怠廉久惟仍舊三年便從之復言國家都北以來太學因習元陋教戒居養之道頽然正業維於市廛講肄溷乎馬隊而佛寺僧門日創不休伏惟脩墜增新重選師儒作養秀才養賢及民必收其效居數歲竟如其言賢博厚有度誠心待物遇事諮詢不立城府更文選郎銓註公平退食手不釋卷尚書王直以公輔期之車駕征虜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往師潰還景泰初上政本十策乞留中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覽詔付外給事中李侃等言賢策謹宜鑒納詔取入寫置左右久之以廷薦爲兵部右侍郎轉戶部吏部右侍郎英宗復位張軌言上召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亡何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與徐有貞並見委用有貞數於上前阻抑石亨曹吉祥賢從旁佐之御史楊瑄張鵬糾劾亨罪遂爲亨所陷同下詔獄與有貞並謫叅政瀕行左右言上曰李賢雖與徐有貞同列未嘗多口柄事實有貞吏部尚書王翱亦乘閒言上領之卽留爲吏部左侍郎上旣調許彬於南京出岳正仍爲修撰陞賢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

事如故蓋時先後在內閣者徐有貞薛瑄許彬岳正及賢有貞輕佻無儀彬鄙劣放曠瑄學行老成而奏對開誤正上前盡言無隱然多指手畫足至唾沫濺御衣惟賢儀表端凝舉止有度上最禮信之始賢之得留也亨吉祥固大恨上意業屬不得已反加親然終恐上前見詆毀賢竟秘慎自重二人以爲誠賢恥與辭受不爲廉異明練政體無所黨私事事歸主上吏部尚書王翱兵部尚書馬昂雖見親不如也數於上前推舉名卿老臣有所薦文武臣必外與吏兵二部先論定及入對上問文臣曰陛下問卿問武臣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陛下問昂時自舉則曰臣所知如是陛下召翱昂覆問之出亦不言始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郡守今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薦天下要職吏部毋輒除而百官皆出三楊之門天順以前陞除方面則吏部自舉奏而已至賢始議倍推取上裁而天下以爲不專上英武親政省覽奏牘少差立察見賢承諮斷一處以至公上益篤委焉石亨曹吉祥自居功干預國政上心厭之一日從容問賢迎復事賢從容對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故不與上問故賢曰今其時景泰不諱天位自屬陛下文武群臣雍容奉迎陛下晏然有之

何用如此勞擾且夫以天之靈陛下之祐卒以成事不者景泰左右發露有徵此時不審亨吉祥輩置陛下何地耶陛下曩者正統十餘年間與民休息天下人心所用歸向今爲此輩大損矣大抵此輩心富貴耳寧復圖社稷上深然之因賜近第一區以便宣召頃之亨侄彪謀出鎮大同上逮彪下獄命亨閒住凡絲亨進者悉褫削復召賢論之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非所以示後世內府之門可言奪耶奪門者自大功耳且夫景泰不諱天下非陛下而誰陛下復正天下百辟奉迎者舊在列無功可賞無罪可戮豈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復以群小爲朋招權納賄殃及忠良上千天象者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上竦然大悟遂命凡有奉請去奪門二字蓋一時視職者四千人天順三年也五年曹欽火長安門發兵爲變擊傷賢首及耳少選欽敗賢上疏請急釋脇從以安反側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罷不急之務上知賢在甚喜明日召見累傷入慰勞之賢念天順初自徐有貞耿孔疇下獄後言路閉塞坐令權奸相繼因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至懸賞勸之設刑祛之夫臣下進言皆爲國家無益已也不但無益又恐得罪是以

明主拳拳唯慮不聞獨奸邪之臣則務塞之上曰此皆亨吉祥輩所爲遂命於誅欽詔書內列款求言頃之加太子少保七年二月晦空中有聲賢密疏鼓妖也請停止一切不便民者上命賢條上十事悉允行賢又請罷江南段疋磁器之役清錦衣之獄止邊臣之貢停內外採買之費上不悉從引爭甚力賢恭莊端重言辭簡當登對之時將順匡扶爲多論者謂得君之專兼有相業楊士奇之後再見云掌都錦衣者指揮僉事門達上所任也與賢並寵上朝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達恃才生事分遣校尉緝事四方蒐求幽隱索賂貨賄不可勝計上用校尉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謀反死者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騷然不安賢閒見言上曰今中外可謂無事獨一害未除因備道錦衣校尉之橫先是達嘗令校尉察鴻臚序班索朝覲官財物者二十餘人以聞上盡執下獄又使出訪詐校尉者賢語達曰序班即索朝覲官數金耳校尉乃千萬計公使校尉有重利故人爭爲詐不然何趨也達繇是銜賢次骨百計撫拾上心疑焉不召可半歲石亨誅乃如初達故驕橫熏赫同列盡下之惟指揮使袁彬倚舊